特殊教育季刊　民 107 年 6 月　第 147 期　第 13-24 頁
Doi: 10.6217/SEQ.201806_(147).13-24

啟聰學校聾 / 聽障高中生的離校準備

翟宗悌
國立臺南大學
諮商與輔導學系
副教授

摘　要

啟聰學校聾及聽障學生（簡稱聾校生）畢業後易因適應的挫折，就學或就業一段時間便中輟。原校、大學及職場都有轉銜服務，但仍須學生主動使用，聾校生在高中畢業離校前便需做好準備。本文目的在探討聾校生畢業後就學或就職的狀況，所需的離校準備及介紹作者所設計的離校準備團體諮商方案。作者分析現有文獻及訪談聾人、啟聰學校教師與聾人組織社工，結果發現：啟聰學校與外在環境的落差，學生的心態、能力與社會經驗，轉銜服務助人者的介入，大學教師或雇主能否調整，同儕能否提供社會支持，都與聾校生在大學及職場的適應息息相關。而聾校生需要的離校準備包括：能瞭解聽人不害怕聽人；具有下述能力或經驗，如多樣的溝通管道或策略、交友意願及能力、工作與社會經驗、問題解決及自我倡議；面對挑戰時需能安頓自己等等。

關鍵詞：啟聰學校、聾、聽障、轉銜、離校準備

Preparing Deaf and Hard of Hearing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Deaf Schools to Leave School

Zongti Jha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t. of Counseling and Guidanc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Abstract

Deaf and hard of hearing (D/HH) students who have graduated from deaf schools are very prone to withdraw from universities or jobs because they feel frustrated at the process of adapting to new environments. Although there are transition services in

翟宗悌（rubyjai@mail.nutn.edu.tw）。

deaf schools, universities and agencies of employment services, D/HH students have to actively make use of them. Therefore, D/HH students must be prepared, in an intentional manner, to leave deaf school. This article aims to understand D/HH students' situations in universities and workplaces as well as the preparations for leaving deaf school that D/HH students need. The article also intends to introduce the project for preparing students to leave school that the author designed.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literature and interviewed four D/HH adults, four deaf school teachers, and one social worker in a deaf associ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ap between deaf schools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s, D/HH student's attitudes, capabilities, and social experiences, transition service workers' interventions, adjustments of professors and employers, and social support from peers are all related to D/HH students' adap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workplaces. Preparing D/HH students in deaf schools to leave school includes developing students' abilities and skills in understanding and not being afraid of hearing people, having multiple ways and strategies of communication, willingness and ability to make friends, realistic work and social experiences, capabilities of problem solving and self-advocacy, and being able to encourage themselves when confronting challenges.

Keywords: deaf, deaf school, hard of hearing, preparing to leave school, transition

壹、前言

一、問題背景

在臺灣有超過 12 萬的聾人 (deaf) / 重聽者 (hard of hearing)（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4），佔總人口的千分之五。不同的稱呼方式，除了表示聽覺損失的程度不同，前者為極重度或重度者，後者表示輕度或中度者 (Lang, 2002)，也代表不同的身份認同，前者認為聾並非需要矯正的障礙，聾人是具有不同語言與文化的人，後者則認為自己是一般人，只是有些聽力問題。在國外聾人或重聽者都不喜歡被稱為聽障者 (hearing-impaired)，在臺灣聾人、聽障者皆是常見的稱呼。作者認為聾 / 聽代表不同的文化，故本文以「聾人」來統稱聾人、重聽者或聽障者，以「聽人」來稱呼聽力一般的人。

根據主計處 2000 年的調查，聾人中 18 至 21 歲的就學率為 78.0％，22 至 34 歲為 10.6%，聽人就學率則是 77.9％、30.1％（主計處，2016），顯示聾人進大學的比率與聽人無異，但就讀研究所的人明顯少於聽人。進一步瞭解聾人入大學後的中輟比率，以 98 學年為例，達 10％，在全部障礙類別中排名第三（教育部，2016a；特殊教育性別平等資源網，2016）。

而 15 歲以上的聾人無工作的比率為 78.8％，高於全體障礙者的平均值 73.2％，也遠高於一般人的 54.6％（主計處，2016）。多數聾人除了聽損外，未有智力的損失，相較其他障礙族群，聾人工作意願較高（胡淑慧、施明智，2007）， 最能成功且穩定就業（侯松延，2011），為何無法就業或持續就學呢？原因很多，包括較低的讀寫能力、社交技巧及自我決策能力，和未能獲得必要的資源等個人與環境因素 (Garberoglio, Schoffstall, Cawthon, Bond, & Ge, 2014)。

臺灣高中以下的聾人學生（以下簡稱為聾生）只有不到 20％就讀啟聰學校（簡稱聾校）（教育部，2016b）。在聾校，聾生可參與所有的課程或活動、有同伴、不若在一般學校孤單，但若少與聽人接觸，畢業後往往害怕陌生的聽人世界 (Scheetz, 2004)。因為離開聾校，放眼望去只有自己是聾人、需使用

不熟悉的筆談、沒有手語版的資訊、須獨立購物交通，如果聾生不知從何解決或無法得到協助，便會深感挫折，就學就業一段時間便退回家裡，從原本有能力照顧自己變成依賴社會福利。

法律明訂需提供聾生跨教育階段及離開學校教育階段的轉銜服務(transition service)，除了聾校需協助聾生及家長做好準備，並在他們畢業後追蹤半年，視其升大學與否，再由大學的資源教室或勞政單位提供服務，但這些服務多需聾生主動使用。在服務品質不一、眾人對聾人瞭解不足等狀況下，聾生必須在離校前做好準備，面臨挑戰時能採取行動解決，方能持續學習發揮所長。本文的目的即是探討聾校高中生畢業後就學或就職時的現況、所需的離校準備並介紹作者設計的離校準備方案。

二、聾人與聾校生的生活

不瞭解及尊重聾人的文化，常造成互動誤會或不當的協助，傳播錯誤的資訊給外界(Brice, 2002)。所以本文先說明聾校生的成長過程及校園生活，幫助讀者能設身處地了解他們。

（一）成長過程

九成的聾人出生自聽人父母，多數父母為了溝通方便及期待子女適應社會，以提升聽力及口語為目標，將孩子送入一般學校就讀，由於每校只有一到兩名聾生，他們常覺得寂寞、孤立，甚至遭人排斥（曾景蘭，2006；謝欣惠，2010）。當孩子在一般學校適應困難、聽損程度較高，父母才會將孩子送到聾校。他們到了聾校才驚喜的發現有手語可與人溝通，開始吸收知識、交朋友。全臺共有三所聾校，招收幼稚園或小學到高中階段的聾生，每校有 100 至 400 名學生，有的學生通勤，有的住校只有週末才返家，返家時家人很少帶他們外出社交，或去了也沒人為他們說明，不如自願看家，因此聾校是他們唯一的社交圈。

聾校裡的聾生（簡稱為聾校生）使用的是「中文文法手語」混和一些「臺灣手語」及自創的手語。「中文文法手語」照字面順序呈現字詞，教師授課時能同時講話並打出手語。「臺灣手語」或稱「自然手語」來自聾人的生活文化，強調各種手形、放置的位置、相應的表情與力道。文法手語雖然符合了中文文法卻失去了手語的視覺性，反而不若臺灣手語來得容易理解，例如「豆花」的文法手語是「豆子／花朵」，自然手語是「舀／布丁狀的物體」。聾校生的家人及教師多是聽人，成長過程缺乏楷模，無法得到生活經驗的傳承，少有機會接觸聾成人，畢業後碰到使用臺灣手語的前輩仍有溝通的困難。除非主動努力學習臺灣手語才能打破隔閡，所以使用不同的手語會造成聾人對自身族群的認同障礙（陳小娟、刑敏華譯，2007），也會加深他們畢業後的孤單感。

（二）聾校生活

聾校生多在幼稚園或國小時即進入該校，少數在國高中時才進入，彼此相熟，但他們相當異質，使用不同的溝通方式——全手語、全口語、讀唇、筆談並用，也有人手語或口語均不佳；能力亦有高低，有些學生兼有其他障礙（莊雅筑，2009）。以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為例，近年每班只有十名左右的學生，仍須依學業程度分成兩組，由兩位老師授課，也常需要個別指導。

長期相處使得校內人際互動模式固定，都不需費力協調。聽人父母和老師常擔心聾生的安全，容易過度保護或因溝通不便，故直接易下達指令，卻很少說明原因或協助聾生自己做決定（陳麗如，2008；Brice, 2002; English, 2002; Sebald, 2013）。一般學生從幼稚園到高中畢業，至少經歷三次的環境轉換，聾校生次數較少，甚至有人從未轉換過。習慣舊有的生活模式，少有變動，罕有機會自己判斷及決定，均可能使聾校生比在一般學校的學生更難適應畢業後的轉變。作者曾問聾校生對畢業的想法，有些人說不要談、不

要去想，有些人則一直在擔心畢業，他們同樣都表露對畢業的害怕或擔憂。

研究也發現聾校生對自己與外界都不甚瞭解，缺乏自信，依賴教師提供升學或就業訊息，家長與學生都處在被動狀態，對未來模糊未有準備（林宏熾、黃湘儀，2005）。據作者的觀察，聾校會提供相關演講、校外實習等轉銜輔導活動，學生也常獲悉學長姐畢業後的生活及挫折，所以他們並非完全不了解或不願意準備，而是太焦慮且不知從何準備，故作者期待能瞭解聾生畢業後的生活與困境，找出在校生可著手準備的方向，降低他們的焦慮，增加面對未來的信心。

為了瞭解聾生畢業後的實際狀況及畢業前所需的準備，作者閱讀文獻、個別訪談四位聾人（基本資料見表 1）及一位聾人組織的女性社工，與團體訪談四位聾校教師（三位導師及一位輔導教師，分別是三位男性及一位女性）；再將所得結果依照：聾生入大學及就業的處境、聾生的因應方式及歷程、受訪者建議的離校準備分類歸納。以下綜合說明。

表 1　四位受訪聾人基本資料

代號	基本資料	溝通方式	高中畢業前學習環境	高中畢業後的環境
A	60 餘歲的男性現任手語教師	全手語	國小起就讀聾校	進入大學就讀
B	40 餘歲的女性現任手語教師	全手語	一般國小，小六後進入聾校	在家一年後，擔任電子作業員
C	30 餘歲的女性現任手語教師	全手語	國小起就讀聾校	進入大學就讀
D	20 餘歲的女性就讀大學中	口語、讀唇為主手語為輔	一般學校	進入大學就讀

貳、聾生高中畢業後的就學與就業現況

研究發現聾青少年個人的特性只能部分而非全面的預測就業或就學生活，他們高中畢業後的表現還是與環境能否提供平等的機會有關 (Garberoglio et al., 2014)。是故探討聾生能否順利就學或就業，不能單看個人的特性，須從個人與系統的角度思考。

一、升大學

聾校教師觀察不少聾生無法決定方向，高三時才跟著別人去考大學，或在老師介紹大學時無法體認實際的意義，或雖有不錯的學業能力卻沒有足夠的社交能力因應大學生活。美國及臺灣均發現聾校的課程比一般學校的課程簡單，聾校畢業生難以跟上大學的進度（楊雅惠，2007；Nagle, Newman, Shaver, & Marschark, 2016）。臺灣與其他國家類似，大學提供給聾生的服務多為家教、聽打、翻譯、筆記抄寫等，但時數往往不足甚至未提供。聾生入學後面臨課業負擔加重、跟不上、失去興趣，人際疏離、無法參與小組討論、缺乏互動技巧，支持系統無法銜接等問題，尤其從聾校畢業者特別感受到落差，上述種種困難讓他們萌生退學的念頭，其適應狀況受到個人能否溝通及倡議，與環境包括資源教室、同儕、教師能否提供支持所影

響，但這些困難會隨著時間、個人與環境的調整而降低（黃婷婷，2005；鄧宏如、張少熙，2009；Lang, 2002）。

研究指出聾人因聽損所造成的薪水損失來自所受教育較低 (Jones, 2004)，意謂聾生完成高等教育有助於日後的收入。然誠如 Lang(2002) 所言一大學提供的協助各有用處及限制，聾生能否成功完成大學教育及隨後的就業，社交／個人因素扮演關鍵的角色，然而這些能力無法在短暫的大學生涯中輕易發展出來，而是根基在過去中小學的基礎，大學也未必準備好因應聾生的需求。因此聾生須意識到自己不能被動等待大學的協助，離開高中前便需培養出必要的心態與能力（黃婷婷，2005）。

二、就業

根據 2014 年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聽障者中有 23.9％無法取得任何就業或職訓訊息；未參加職訓的原因以無法工作或不想工作最高 (46.8％)、其次為不知道哪裡找職訓 (20.8％)、行動能力不佳無法自行前往 (11.8％)（勞動部，2016）。聾校教師表示高三實習期間學生若表現好可獲得雇主留用，有些人會把握機會，有些因沒興趣或離家太遠想找其他的工作，也有些人並不瞭解實習的重要性，無法善用機會好好學習。顯示聾生在邁向工作角色前，除了具備技術外，需先整理自身對工作的期待、有動機收集就業或職訓資訊，且能獨立行動。

受訪聾人 A 認為聾校所提供的職業課程，如縫紉、陶藝、美容、烹飪都是傳統技能，無法因應時代的需求、競爭太多，易造成聾校生就業困難。研究也發現有能力接受專業技術職訓的聾人多報名較低階的障礙者專班，與其他心智障礙者同班，無法獲得較高技術，成為易被替代的人力，原因包括評估人員以為聾人會因重聽減損能力，推薦他們參加障礙者專班、專業職訓課程沒有提供手譯、聾人覺得專班的師資較友善、誤以為只有專班才有補助，所以選了專班（侯松延，2011）。

就業服務人員認為聾人就業媒合成功率高，可達到八成，卻難以長期維持，問題出在：聾人在工作初期和聽人溝通困難，影響工作效能產生挫折；也可能與缺乏興趣及長期職涯觀念，和雇主較少針對聾人做在職訓練有關（黃蟬，2016；Debra, 2016）。受訪聾人 B 表示她擔任電子作業員時，雖然手眼能力好，不能與同事聊天只得專心工作，主管非常肯定她的表現，但孤單且單調的生活讓她打了退堂鼓，轉而參加職訓從事其他工作；顯示職場的人際困擾對聾人穩定就業有明顯影響。

根據文獻、聾校教師及受訪者 B 的經驗，均指出：雇主在募工時，聾人常無法得到面試機會，需透過親友介紹、學校實習機會與就服員的媒合。沈惠貞 (2004) 訪談聘用聾校畢業的員工的雇主，發現這些雇主雖願意調整工作環境與職務要求，但他們幾乎都在聾員工進入後才從他們身上瞭解聾人，缺乏事先的準備，他們期待有就業服務員及手語翻譯以利溝通；分析雇主對聾員工的期望，可發現雇主在乎聾員工是否：（1）具備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如有禮貌、能與人分享、有疑問主動澄清或求助、不排斥與聽人互動；（2）具備良好工作態度：能努力主動完成工作、服從指示、準時不怠工或曠職；（3）瞭解職場：如上下關係及同事關係的進退禮儀，能評估自己適合的職務、能得到的薪資福利、相對需付出的代價等職場制度；（4）能處理情緒、壓力或問題；（5）有好的溝通能力：包括口語、手語、筆談，能靈活使用多元的溝通方式，能核對彼此是否有共識。作者訪談的社工也認為聾員工的困境來自上述面向。

沈惠貞 (2004) 的研究也訪談聾校畢業的員工，他們認為聾生需具備的工作社會技能與雇主類似，他們還希望有更多人瞭解聾人、學手語，提供更多的就業資訊、提供轉銜就業服務如翻譯……等。曾使用職務再設計及

輔具等就業服務的聾人也表示，當事人要瞭解自己的需求，助人者則需瞭解工作環境及要求、陪同協助溝通，才有助於順利工作（林怡玲，2011）。

以上對於聾生升學與就業情形的討論，可發現聾校與外界間的落差、聾生個人的心態、能力與社會經驗、轉銜服務的介入、大學教師或雇主的調整、同學或同事的社交支持……等，都與聾生在大學及職場上的適應息息相關。

參、離校準備

一、離校準備的必要性

我國《特殊教育法》(2014) 第三十一條及《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2010)，明訂學校需提供障礙學生轉銜輔導，將生涯轉銜計畫納入學生的個別化教育計畫，協助學生達成獨立生活、社會參與、升學或就業等目標，並能協調社政、勞工及衛生主管機構，提供學生整體且持續的轉銜輔導及服務。聾校應另對高職部學生提供職業教育及職場實習，學生畢業前需邀請家長與學校相關人員召開轉銜會議，將學生的後續入學或不升學等資料填寫至特殊教育通報網。學生入學後由大學召開個別化支持計畫會議，未升學的學生則由通報網將資料通報至社政、勞政或其他主管機構提供服務，並由原學校追蹤輔導六個月。

常見的實況是聾校生被動依賴教師提供升學或就業訊息，自己沒有準備（林宏熾、黃湘儀，2005）；有些大學資源教師不清楚聾生需求，服務不足；勞政與社政亦被動等待聾生上門，可是聾生害怕聽人不敢求助，因此留在家的比率不低。以南大附聰為例，2014 至 2016 年的 37 位畢業生中共有 22 人 (59.5%) 進大學，8 人 (21.6%) 就業，7 人 (18.9%) 留在家待業或準備升學。

即便有轉銜服務，聾生仍須面對生活的各項適應，自己也需有所準備。在紐西蘭、澳洲和英國的教育部門或學校網站上有「離校準備」(preparing to leave school) 的相關手冊或步驟，提供給即將從高中畢業的學生或家長，幫助他們思考唸大學或就業所需的準備或能力；其中不少是針對障礙生的家長，並註明需從障礙生 9 至 14 歲時即開始準備。換言之，離校準備強調的是學生從高中畢業邁向升學或就業前能有的心態與行動，而不光等待他人的安排。

二、聾生需要的離校準備

美國的相關研究與政策認為入大學的準備 (college readiness) 包括學術能力、學習技巧以及非學術的能力（例如有動機、有耐力、能得到足夠的經濟來源等等）；就業準備 (career readiness) 則包括學術與技術能力、就業力（包括職場上的人際能力、創意、獨立、自我倡議等等）(Nagle et al., 2016)。對聾生來說順利升學及就業的準備是什麼呢？以下綜合受訪者與文獻所提出的離校準備。

（一）能瞭解聽人，不害怕聽人

聾人多少都有被聽人排斥的經驗，面對聽人會害怕，不敢主動接觸，或需時間觀察才能漸漸信任。他們的害怕及少表達常被視為被動退縮或不信任人，容易被忽視或誤解（謝欣惠，2010）。受訪聾人 D 就讀一般高職時曾被排斥，入大學前她緊張到掉頭髮，入學後師生的友善才讓她放鬆下來。聾生進入大學或職場的初期，若有同伴如聾同學或同事，或有友善的聽人如學伴、就業服務員、老師或雇主的支持，便可降低他們的緊張。

受訪者們與黃婷婷 (2005) 的研究均指出，聾生須瞭解聽人才能知道應對細節。例如聽人會被關門、摔東西等大聲音嚇到；要等聽人說到一個段落再去請教他；為了引起注意，聾生會拍人或以身體靠近，易引起聽人不安；或沒聽到對方回應便持續引起注意；或發出聲音而不自知。聾生不知自己為何得罪人，無助害怕更不敢詢問聽人。

（二）多樣的溝通管道或策略

各種溝通管道或策略都有用處與限制，例如在社會上使用手語的人口少；使用口語的聾生常說或聽不清楚；筆談需要相當文字能力，速度較慢且雙手做事時無法使用筆談，有些聽人也不耐煩用筆談。聾人會以手機或電腦的選字功能、肢體語言、觀察等來輔助。換言之，聾人須視當下的需要，靈活運用各種溝通管道或策略，尋求翻譯員或聽打員的協助，不能執著於某一策略。聾人與聽人皆須能忍耐暫時的不順，只要不放棄，隨著環境要求及個人對於溝通的渴望，彼此的溝通能力都會進步，互動益發順暢。

（三）交友的意願與能力

能溝通不等同能交到好朋友。受訪聾人 B、C 均建議：「聾生要主動交朋友，老朋友能帶來安全感，但隨著時間過去，老朋友會越來越少聯絡，若缺乏主動交友的動機與能力，畢業後會越來越封閉，交新朋友可拓展生活圈帶來新視野；新朋友不一定要是聾人，有些聽人願意使用筆談、學手語；建議聾人不要因一兩次挫折而放棄交朋友，某人不願意使用筆談，那再找願意的人作朋友就好。」由於聾聽的習慣差異，聾人常需請聽人協助或請聽人尊重他們的需求做調整，不卑不亢的禮儀及互相幫助的態度才能使彼此感到舒服。研究顯示聽覺障礙並非決定友誼的關鍵，只要雙方願意主動互動互助，聾人與聽人、使用手語的聾人與使用口語的聽障者皆可克服障礙，共享滿意的友誼（謝欣惠，2010）。

（四）有實際的工作與社會經驗

受訪者均建議家庭與學校應提供聾生豐富的社會接觸機會及實習經驗，研究也發現雇主、聾員工及聾大學生均認為聾校生活太封閉、缺乏對外界的瞭解，宜增加他們與外界的互動，並提高對學生的期待水準（沈惠貞，2004；黃婷婷，2005）。美國的研究也發現高中時曾獲得有薪的工作及獲得好的就業服務，可預測聾生的就業順利 (Colye, 2012)。受訪聾人 A 建議可將數個聾生與聽人一起互動，而不是將一個聾生放入一堆聽人中，以減少聾生的害怕，更願意參與社交互動。

（五）具有問題解決能力

聾生出校門後要應付的事多如牛毛，以大學生為例，到學校餐廳用餐，老闆出餐叫號怎麼辦？老師點名怎麼回應？研究便發現聾大學生碰到困難習慣自己處理（許天威、蕭金土、吳訓生、林和姻、陳亭予，2002），或在職場上累積壓力後突然曠職或離職（沈惠貞，2004），或許是因碰到問題無法處理才會有如此的反應。

受訪聾人 D 在美髮業實習，為客人洗髮前她會先給客人說明單，寫著她聽不清楚，請在上面指出期待的力道，客人漸漸肯接受她的服務。受訪聾人 A 念大學的時代沒有影印機與教科書，他發給同學複寫紙，同學一寫完筆記便可拿到複本。他們知道自己當前的問題，發揮創意想出辦法，勇敢請求協助。顯示好的問題解決能力才能安頓聾生的日常生活。

（六）培養自我倡議的能力

前述的能力都與自我倡議 (self-advocacy) 有關。自我倡議是能堅定陳述自己的需求與權利，決定和追求必要的支持，並處理自己的事務的能力 (Martin & Marshall, 1995)。

美國研究訪談服務聾人的職業復健諮商師，瞭解他們如何提升聾人在高中畢業後的自我倡議能力，這些諮商師認為：（1）聾人必須先認識自己，知道自己的困難、需要的協助，找到資源，有為自己倡議的動機，在耗神耗力的倡議過程中堅持下去；（2）聾人需具備溝通的能力，環境也必須提供資源。（3）聾人須具有社交技巧，禮貌地與雇主及同事互動而不只是要求對方；（4）諮商師會評估案主的準備狀況，透過示範、諮商、鼓勵參加促進自我倡議的方案、參與團體互動及模擬真實情境等提升案主的能力；同時也會教育雇主並協助雇主移除障礙。因自我倡議能力需要多年的培養，諮商師也會耐心等待 (Schoffstall, Cawthon, Tarantolo-Leppo, & Wendel, 2015)。作者認為聾生要能自我倡議，

還需知道助力的來源，包括正式資源如大學資源教室、就業服務中心、各縣市的手語翻譯中心等，還能運用生活中的非正式資源如家人、同儕、聾人社群組織等。

（七）面對挑戰時能安頓自己

期待離校後沒有挑戰或備好所有的裝備才離校，並不實際，不如幫助聾生降低焦慮，在挑戰中能安頓自己，逐步解決困境，走出自己的路。

1. 有自己的目標：受訪聾人都強調聾生必須有目標、知道自己要什麼，而不是跟著老師說的，包括眼前需要什麼協助及較長遠的目標，像是為了什麼念大學、要念多久、為什麼工作，才能支撐他們面對挑戰。

2. 願意持續學習：學習是很長遠的路，不只有在學期間可以學習。受訪聾人 B 畢業後，曾因害怕外界，待在家中一年，天天生氣；當她開始工作與社會接觸後心智大開，開始規劃生涯、獨自租屋、學開車、結交朋友。A 和 C 都具備很好的中文能力，他們保持閱讀習慣、用手機下載字典，一有不懂的字詞，便查字典或詢問聽人，和聾人討論對應的手語打法。受訪者們均鼓勵聾生只要不放棄學習，就會越來越進步，更何況聽人也不一定都能做得到。

3. 給自己嘗試的機會：受訪聾人 A 和 C 表示經常的挫敗與師長的過度保護常讓聾生缺乏自信，未能主動嘗試獨立。他們建議聾生要放開心胸勇於嘗試，相信自己，遭遇挫折時能轉換心情而不被困住。例如 C 剛念大學時，上課無法理解也沒有朋友，她會去圖書館看勵志的書，學到將每個遭遇視為學習而不放棄，C 認為前輩的故事尤能成為支撐聾生的力量。

肆、現有的離校準備方案

以下介紹現有臺灣的離校準備方案，這些方案都著重幫助聾生面對並能掌握自己的未來。一是來自文獻，二是作者在聾校試行的方案，後者會花較多的篇幅說明。

一、聽障學生生涯輔導團體方案

在臺灣，許舒婷 (2014) 觀察到一般高中的聽障生常茫然不知未來，便為他們設計生涯輔導團體方案，透過 12 次 24 小時的團體輔導，協助他們覺察自我獨特性、優勢及價值觀、探索職涯及學習挫折因應，並由成功的聽障前輩分享經驗，增加對未來的希望感；結果發現參與此方案的學生變得能欣賞自己和他人、能主動表達、能主動收集職涯資料及正向看待挑戰。

二、聾校高中生離校準備團體諮商方案

作者在 105 學年於聾校帶領此方案，有 6 位高中男生參加，高一到高三各 2 名，共進行 10 次 20 小時，另加一日大學生體驗活動。領導者包括作者（諮商心理師，會基本手語會話），聾校輔導教師（諳手語）、兩位諮商碩士生（不諳手語）等四位聽人，另有一位手譯員協助翻譯。除了一碩士生為男性，其餘為女性。作者採用團體諮商而非授課教學，乃是看重團體諮商的互動性及彈性，參與者都可成為彼此的過來人，相互學習。

（一）方案目標

本方案的核心目標在：

1. 鼓勵聾生著手思考未來生涯目標。

2. 提升問題解決能力。

3. 在互動及一日大學生體驗活動中，實際瞭解聽人、提升溝通策略及增加社會經驗。

（二）進行過程

1. 前四次：重點在建立關係，協助聾生能提出具體的夢想。領導者先讓聾生分組討論團體規範，如保密、如何在團體中有效溝通，並演出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法。再透過小組討論、使用自編的夢想啟程卡彼此詢問，幫助聾生逐漸描述清楚自己的夢想，有些人的夢想是就業，有些人的夢想是近期想達成的事物，如贏得比賽、學跳舞。

2. 第五、六次：思考如何達成夢想。領導者先利用買手機、談戀愛等故事卡，讓聾生各自排出自己的達成過程；再請聾生依照夢想問題

卡輪流提問，幫助自願者思考如何完成夢想。

3. 第七至九次：準備聾生進行一日大學生的體驗活動。

第七次重點在安定聾生的心情。成員對去大學既期待又害怕，領導者先蒐集大學生對聾人的疑惑，如聾生聽不到要怎麼叫他？成員開始思考聽人怎麼看聾人、誤會發生來源，想到自我介紹時可告訴大學生拍他們的肩來叫聾生。

第八、九次領導者事先向大學生簡介聾生的特性，並拍下大學生的上課畫面帶回給聾生看，他們對於坐了五六十人的教室感到很震撼；在團體中演練自我介紹及餐廳點餐，當場錄影播放自省並由其他人回饋，修正練習；最後在小組討論中練習筆談。聾生都很認真投入並相互鼓勵。

4. 至臺南大學進行一日大學生的體驗活動：包括上兩門課——國文學系的「國小國語科教材教法」及諮商與輔導學系的「輔導原理與實務」，並在學校餐廳自行點餐付費用餐。上課中有教師授課、大學生報告、分組討論等內容，聾生在手譯員及聾校輔導教師的翻譯下，認真參與、回答教師問題並與大學生交流。作者沒有事先通知餐廳員工，聾生仍順利互動。活動後，成員表示不再害怕面對聽人，發現聽人打數字的手勢和手語不一樣，想念大學的成員更加強就學動機，成員們更瞭解唸大學的條件，鼓勵彼此要多認識字。

5. 第十次：回顧彼此的夢想，分成工作組及升學組，討論實踐夢想的路上可能遭遇的考驗及克服方法。有成員的結論是要懂得找人及資源幫忙，有成員覺得他該想清楚自己的目標。

（三）使用策略

1. 在實際互動及模擬中刺激聾生與聽人互動的意願，減低焦慮，能使用多樣的溝通策略，例如：由聾生與聽人領導者共同進行分組討論、限定尋求手譯員的翻譯時間與次數、一日大學生體驗活動的前後準備等。結果聾生使用筆談的意願增加，會運用手機打字，積極使用手語翻譯，不再輕易放棄溝通，就算沒有翻譯也會自行努力溝通；聽人也體會到溝通障礙的感受。

2. 以合作遊戲暖身，如問題解決步驟的故事接龍，增加聾生的問題解決能力與人際互動能力。

3. 以事先設計的問題卡鼓勵成員彼此問答，探索夢想並將目標具體化，合作討論完成各項目標的可行步驟、困難及助力。

（四）方案日後可行的方向

今年聾校輔導教師仍繼續為聾校生帶領離校準備的團體，結合一日大學生的活動，到大學上課外，增加參訪資源教室和輔導中心及向心理師申請諮商服務等項目。為了照顧不同生涯目標的學生，離校準備的團體諮商方案，還可至就業服務中心體驗求職，認識聾人組織、手語翻譯服務中心，與聾成人建立關係等。籌備過程可鼓勵聾生參與，如收集資料、聯繫參觀機構等等，而不是被動等待別人的安排，從準備到執行聾生都可獲得充分的社會經驗。

伍、結語

本文對象為聾校學生，就讀一般高中職的聾生離校後的挑戰、所需的準備可能不同，如何有效的協助散在各校的聾生亦需創意。然而作者認為離校準備是任何高中生預備成為大人、進入更大的世界的過程，是經驗、能力與態度的長期累積。師長可給聾生更多的嘗試機會及鼓勵，並相信他們會逐漸進步；聾生亦需鼓起勇氣面對畢業後的生活，並相信自己，只要不放棄持續學習，生活會越來越好；而社會大眾可以做的是——相信不同的生活方式同樣美好，為聾人做些調整，如使用口語之外的各種溝通方式、步調慢一點等等，自己也會受益。

致謝

感謝受訪者，離校準備團體諮商的成員、領導者及手譯員，與閱讀本文初稿的聾人朋友的協助。

參考文獻

Debra（2016）。**聾人就業處境分析**。2016 年 11 月 27 日，取自 http://disable.yam.org.tw/node/4268

主計處（2016）。9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身心障礙常住人口補充報告提要分析**。 2016 年 11 月 27 日，取自 http://www.stat.gov.tw/public/Data/34311582171.pdf.

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2010）。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七月十五日教育部臺參字第 0990112933C 號令訂定發佈。

沈惠貞（2004）。**聽覺障礙者就業所需工作社會技能之研究－以台北市立啟聰學校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輔仁大學，臺北。

林宏熾、黃湘儀（2005）。高中職聽覺障礙學生一般轉銜技能發展現況之研究。**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36**，1-32。

林怡玲（2011）。申請臺北市職務再設計經驗分享—聽覺障礙者篇。**聽障教育季刊，10**，29-30。doi: 10.6775/HIE.201112.0029

侯松延（2011）。**隔離或融合：聽障者職訓與就業歷程之社會學分析**（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北大學，臺北。

胡淑慧、施明智（2007）。基隆市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研究 -- 就業服務與職業訓練篇。**華岡農科學報，20**，63-92。doi: 10.29985/HKJA.200712.0005

特殊教育性別平等資源網（2016）。**202-6 大專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學生人數—按性別分（年度 98 年）**。2016 年 11 月 27 日，取自 https://goo.gl/ThZYZc

特殊教育法（2014）。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十八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300093311 號令修正公布。

教育部（2016a）**98 學年度上學期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休學、退學追蹤**。2016 年 11 月 27 日，取自 https://goo.gl/Typ5ME

教育部（2016b）。**性別統計指標彙總性資料—學生— 109-1 特教學校學生數、畢業生數—按性別與設立別分**。2016 年 11 月 27 日，取自 http://depart.moe.edu.tw/ed4500/cp.aspx?n=DCD2BE18CFAF30D0

莊雅筑（2009）。**國立臺南啟聰學校國高中聽覺障礙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臺東大學，臺東。

許天威、蕭金土、吳訓生、林和姻和陳亭予（2002）。大專校院身障礙學生學校適應狀況之研究。**特殊教育學報，16**，159-198。doi: 10.6768/JSE.200209.0159

許舒婷（2014）。**「希望向陽，夢想飛翔」－一般高中職聽覺障礙學生生涯輔導團體之行動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彰化。

陳小娟、刑敏華（譯）（2007）。**失聰者：心理、教育及社會轉變中的觀點**（原作者：Andrews, J. F., Leigh, I. W., & Weiner, M. T.)。臺北：心理。

陳麗如（2008）。教導身心障礙的學生自我決策技能。**特殊教育季刊，107**，1-8。

勞動部（2016）。**103 年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2016 年 11 月 27 日，取自 https://goo.gl/CTy2bT

曾景蘭（2006）。**國中普通班聽覺障礙學生學校生活適應與情緒及行為表現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北。

黃婷婷（2005）。**永不止息的自我征戰：聽障者 / 聾人求學經驗的敘說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

黃蟬（2016）。**給聽障者機會試試，好嗎？** 2016 年 11 月 27 日，取自 http://disable.yam.org.tw/life/215

楊雅惠（2007）。高中職聽障學生升學大專院校面面觀。**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會年刊，2007**，139-148。doi: 10.6379/AJSE.200712.0139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4）。**身心障礙者人數**。2016 年 11 月 27 日，取自 http://www.mohw.gov.tw/cht/DOS/Statistic.aspx?f_list_no=312&fod_list_no=4198

鄧宏如、張少熙（2009）。體育系聽障生學習適應之個案研究。**臺大體育學報，14**，17-32。

謝欣惠（2010）。**比較大專院校聽障生與聽生友誼經驗之對偶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臺北教育大學，臺北。

Brice, P. J. (2002). Ethical issues in working with deaf children, adolescents, and their families. In V. Gutman (Ed.), *Ethics in mental health and deafness* (pp. 52-67). Washington, WA: Gallaudet university .

Colye, J. L. (2012). *Identifying in-school predictors of postsecondary success for students with hearing impairment.* (Doctoral dissertation), 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Kalamazoo, Michigan.

English, K. M. (2002). *Counseling children with hearping impairment and their families.* Boston, MA: Allyn & Bacon. doi: 10.1097/00003446-200210000-00011

Garberoglio, C., Schoffstall, S., Cawthon, S., Bond, M., & Ge, J. (2014). The role of self-beliefs in predicting postschool outcomes for deaf young

adults.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 Physical Disabilities, 26*(6), 667-688. doi: 10.1007/s10882-014-9388-y

Jones, D. D. (2004). Relative earnings of deaf and hard-of-hearing individuals. *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 9*(4), 459-461. doi: 10.1093/deafed/enh047

Lang, H. G. (2002). Higher education for deaf students: Research priorities in the new millennium. *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 7*(4), 267-280. doi: 10.1093/deafed/7.4.267

Martin, J. E., & Marshall, L. H. (1995). ChoiceMaker: A Comprehensive Self-Determination Transition Program. *Intervention in School and Clinic, 30*(3), 147-156.

Nagle, K., Newman, L. A., Shaver, D. M., & Marschark, M. (2016). College and career readiness: Course taking of deaf and hard of heari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merican Annals of the Deaf, 160*(5), 467-482. doi: 10.1353/aad.2016.0000

Scheetz, N. A. (2004). *Psychosocial aspects of deafness.* Boston, MA: Allyn and Bacon.

Schoffstall, S., Cawthon, S., Tarantolo-Leppo, R., & Wendel, E. (2015). Developing consumer and system-level readiness for effective self-advocacy: Perspectives from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counselors working with deaf and hard of hearing individuals in post-secondary settings.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 Physical Disabilities, 27*(4), 533-555. doi: 10.1007/s10882-015-9435-3

Sebald, A. (2013). Teachers of the deaf and hard of hearing: Perceptions of self-determination for their students. *Teacher Education and Special Education: The Journal of the Teacher Education Division of the Council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36*(2), 145-159. doi: 10.1177/0888406413484158